

每周一星



周炜 陕西宝鸡人,中共党员,1970年4月出生,曾任某杂志编辑记者。9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以小说、散文创作为主,迄今已在《中国作家》《西部》《雪莲》《运河》《牡丹》《女子文学》《友友》

《南方周末》《成都商报》《中国建材报》《深圳法制报》《知音》《家庭》等多家文学杂志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余篇,计百余万字,并入选《陕西文学年选》。曾获陕西宝鸡第五届秦岭文学奖、中国散文学会全球华人首届“壶关大峡谷杯”征文二等奖。2015年10月,由著名作家贾平凹作序,作家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寻虎》引起广泛关注,即将出版第二部中短篇小说集《信任危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陕西文学院第二届、第四届签约作家;2014年入选陕西省委宣传部“百名青年文艺家扶持计划”;2016年入选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艺术家扶持计划”扶持人选。目前供职于陕西有色榆林煤业有限公司。

八一颂

杨毅波

建军节里旭日升,旭日辉映军旗红。军旗飘扬热血染,热血为党铸忠诚。南昌枪声划夜空,秋收起义唤工农。艰苦卓绝破围剿,万里征战举世惊。

延河宝塔灯火明,打败敌寇灭顽凶。保家卫国立功勋,百姓拥戴子弟兵。

如今火箭海陆空,神州东方腾巨龙。国泰民安军威壮,圆我中华振兴梦。

(作者单位:西安市委)

水调歌头·八一建军节抒怀

李宝祥

佳节思战友,忆往知苦甜。不忘高原试马,高奏凯歌还。转战雪山大河,坚守要塞贺兰,戈壁扎营盘。三年逢灾害,开荒度时艰。外敌侵,内贼乱,灾祸险。军旅淬砺,初心铸魂坚如磐。友情凝骨入髓,疆场同生共死,离别梦魂牵。来世再战友,续写不了缘。(作者系原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将)

清平乐·南昌

杨科社

通宵达旦,党指挥挥干。人人堪称男子汉,唤醒工农千万。洪郡城内欢声,旌旗举卷雄风。今日斧钺锦绣,何时赤县一同?(作者单位:陕西省商务厅)

军旅抒怀

李永明

从军七载,永生难忘 脱下戎装,奉献地方 骨子里军人的血液没有变 战友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光荣岁月,意浓情长 退伍不褪色,永远跟党走

在军营这片沃土上 我们茁壮成长 责任、义务、奉献、牺牲 铸就了我们博大的胸怀 勇敢、拼搏、争先、坚强 成就了我们的践行标榜

军旅使我们百炼成钢 那是我们魂牵梦萦的地方 那是我们心里绿色的梦想 无论你来自什么地方 大家的目标始终一样 为祖国和人民安宁贡献力量

忘不了那熟悉的绿色军装 忘不了那火热沸腾的练兵场 忘不了那南腔北调的口音 忘不了那大锅饭菜的飘香 尽管我们分散五湖四海 但军旅之魂还在心底流淌

还记得,我们在党旗下庄严宣誓 还记得,我们在军旗下执勤站岗 还记得,把和平的歌声高声唱响 所有的日子都曾记得 所有的梦想不曾遗忘 曾经豪情万丈血脉偾张

虽然我们天各一方 军旅之魂烙进骨子里生长 战友之情山高水长 八一军旗永远飘扬 祖国和人民放在心上 新时代军人的脚步更加有力铿锵 (作者单位:安康市汉滨区水利局)

陕西职工作家列传(17)

向矿工致敬

我不是矿工,但是我对矿井下充满了好奇和向往。每天早上,我都会在五楼窗口看着武装到脸的矿工坐在防爆车上准备出发,那时候我的心底涌起的全是豪迈和震撼。

这样的场景让我联想到好莱坞电影中即将执行任务的美国大兵,当然电影是电影,有铿锵的音乐把人的心搅得热血沸腾,但毕竟不是现实。同事见我看得出神,问我是否想下井。我说的是,自从到了煤矿,心里便一直有这样的冲动。同事摇头叹息,说你一定是走火入魔了,否则不会有这样奇怪的想法。

想法或许是一时的,就性格而言,我好动,喜欢将一切陌生事物弄明白。我心里有自己的想法,在矿上工作,却没有下过井,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就和人常说的,不吃猪肉,最起码也要见过猪哼哼。

人在想什么的时候,往往就操什么样的心,所有想法都往一个事情上扯,犹如人到了酒场上,酒尚未下肚时话语便先有些醉意了。西影的导演要下井拍摄资料,我作为矿上的陪同,幸运地拿到了入井证。

换上了专门下井的衣服,我和同事陪同摄制组坐上了下井的汽车。开车的是一个朝气蓬勃且胖乎乎的面孔,我问他井下怎么样?他的脸上泛着天真,说习惯了就没有什么感觉!

车缓缓启动,向黑暗中驶去。同车的还有一位陕煤集团给井下安装设备的张队长,他是关中人,身材魁梧结实,当过兵,下井经验丰富,见多识广。陕北煤矿多,大多设备都在他的指挥下安装到位。

说话的间隙,汽车行驶到了一百多米处,我觉察出空气中有人室息的气味,老张说汽车尾气和井下的潮湿都不能迅速散发出去,可能会觉得不适,不舒服就戴上面具。实际上,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了眩晕的感觉,几年前受阿坝四姑娘山的邀请去参加一个旅游登山节,在云雾缭绕的巴郎山顶上的高原反应竟然和井下的感受有了惊人的相似。不同的是,在美丽的巴郎山远比矿井下呼吸顺畅得多,这里没有人限制呼吸,可是汽车、柴油燃烧后的余味却实在让人难以享用,就像把一个人扔到了臭气熏天的氨水窖,呼呼吸都是窒息的、刺鼻的。

引擎在洞中轰鸣,车子在洞中穿行,时不时就会看到井下的矿工衣服上特殊材料的反光标识,他们在岔道上的工作区忙碌着。洞中漆黑一片,借着帽上矿灯的光亮,我看到矿洞四壁黑乎乎一片,在矿灯的照射下泛着冷冷的光芒。



这都是煤吗?车上的人都笑了起来,没错,我们现在就在煤洞中穿行,这边的矿煤质好,是附近罕有的好煤。说话间隙,车子拐了弯,又继续下行,终于在一个洞口停了下来,张队长说到了。

踩着湿漉漉的煤泥,眼前的景象让人感慨万分,谁能想象到这200多米的地下竟然别有洞天。一排排大型设备正在紧张地安装调试,老张知道我们要拍摄的镜头后,迅速调动工人,加紧配合。井底没有光源,我们用帽子上的矿灯为摄影师照亮。摄影机移位后,我摘掉手套,在黑乎乎的墙壁上抹了一把,沾了一手的黑煤泥。事实上,我设想的煤矿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我一直以为到处都是敞开的、宽阔的地界,井下的情况却不同——狭窄、密闭、漆黑、潮湿,还有空气的稀薄,都是井下所有人员要面对的现实。

张队长说这里和过去那些小煤窑比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这样的环境,矿上的领导照样要下来,谁也不会因为环境差而拒绝。在每一个大件安装时,都会看到老总和工人们一起商量安排,谁也没有因为空气质量而退缩。我没有再说话,只有在这里才能真正理解到,矿井下和地上的区别在哪里。

坐上返回的汽车,气味依然存在,只是远没有下来时那么强烈。可能已经习惯了井下的空气了,我没有再考虑戴上空气面罩。与每天下井的矿工和领导比较,我只是作了一次矿井的旅行而已,远没有那么娇气。我和他们都是煤矿职工,只是工作界面不同,只有经历了下井,才会拥有强烈的感受,这个感受或许是终生难忘的。

车子从起初看到的小亮点驶向逐渐增大的洞口,最后一跃出了井口。太阳,我又看到了天上的太阳,灿烂而温暖,和井下的潮湿、冰冷对比,那是怎样的一种幸福。井下到井上,车子在摇摇晃晃中走了近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不算长,但是矿工每天无论风雨都在一个密封的空间内穿行。把下井所有的时间加起来来看,他们的确有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人生在世,只有工作上的分工不同,不应因工作区分贵贱。虽然他们在井下,我们在井上,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他们致敬,单纯一次简单的旅行就足以让我的心灵为所有下井的矿工悸动。

井上的环境和井下真的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差别巨大,距离遥远。面对一个个煤灰沾满面孔的下井者,我惭愧异常,语言是苍白的,行动却是真挚的。大文豪巴尔扎克曾经说过:“人生最大的快乐,是自己劳动得到了成果。”无论如何,我希望这份致敬也算是成果的一部分!



好书悟得三更月,良友来时四季春(书法) 屈应超



牡丹图(国画) 沈卡利

前些日子,在一只泛旧的花盆里,培土植了一钵小葱,自钵沿向内,浅浅淋了些清水,置于厨房的阳台上,承蒙着每日艳阳高照,不多时日,便长成了一团绿色葱苗,使人幸福感溢满心房。

相比田间地头那朝露青露、暮浴晚风的青楞楞、壮实的葱秧子,植于室内的葱苗初长成时,又细又长,那浅碧恬静的样子十分可爱,让人瞧见了,不自觉会生出怜惜之情。

每日间,熏沐着厨房的煎、炸、炖、炒的油烟,通体反倒浸染着平凡生活的烟火味,越发耐看。细寻思去,见识过一种叫“葱兰”的花,形似葱,开茱白花。记得初闻此花时,便不由得喜欢上了它的名字,想那世间最俗之葱,与世间最雅之兰,凑巧拼合而就的名字,岂能不雅?然而,我植于盆里的小葱,长到最后,终于还是认祖归宗,像极了田野间的遍地丛草,不张扬、不娇贵,样子谦卑朴实。闲时,若取喷壶自小叶上下喷些碎碎的水雾,原本惹人怜惜的纤瘦样子,一下子就欢实得不得了。

葱,起初开出的是细碎的小白花。记得小时候,总是乐此不疲地跑去窗台前,观望母亲自己在室内栽培的冬储老葱。最先前,那干蔫儿的老葱在水和阳光的滋养下,抽出绿叶来,越长越胖。再后来,就会于粗壮枝杈间长出根绿杆子,挺挺地,上有小钱锤子似的花苞,有种一枝独秀的美。花苞外有蝉翼般透明的薄衣包裹着,定睛看去,里面隐约有众多星星点点的绿影子,小蝌蚪似的淘气。忽而一日,蝉衣破裂,自裂处迸出一簇由无数顶着小白球儿的软枝组成的绒团,好看得难以形容。又过几日,小球陆续绽开成花朵,自花瓣中心射出细细的针状小管,管顶上附着鹅黄小蕊,毛茸茸的,吹口气过去,微微颤动,像是在与人说话的样子。整朵葱花远远望去,婀娜多姿。

4月下旬,舅舅突然去世,表弟在外企上班,弟媳还要照顾身怀六甲的儿媳,表妹把母亲接到她家居住。 姘子(舅舅)气色不错,81岁的老人看起来精神抖擞,就是患有脑萎缩,记忆力差,见面拉着我的手,反复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有几个娃,今年多大了? 妹夫是某设计院的高工,整天忙忙碌碌,听说我来了,说他尽快处理完手头上的工作,争取早点回来。表弟听说我来了,高兴地放下手里的活,立即从公司赶回。 表妹让姘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和我聊起了家常。聊着聊着,就聊起了表弟。 表弟继承了父亲(我的舅舅)的品德,心地善良,为人厚道。表妹感慨地说:“我哥心好,对我们几个姊妹就不用说了,对待外人亦是如此。” 表妹说到这里,便给我讲了几件往事: 某年夏天,天下着雨,哥哥下班回来,看见天桥底下有个瓜农正守着剩下的两个西瓜发愁。雨越下越大,桥下行人匆匆,却无人问津。他走过去问瓜农:“两个西瓜多钱?”瓜农说:“中午卖30块钱,现在下雨呢,你给15块钱。”哥哥二话没说,给了瓜农20块钱,把瓜抱回家。回家切开一看,两个瓜都是生的。姊妹们批评哥哥:“掏了高价,还买了生瓜。”他不以为然,说道:“生就生吧,卖西瓜的人,可能也不知道生熟。” 还再三告诫家人,买农民的东西不要讲价钱,农民出来做生意不易。 又说道,前几天,厕所两个水龙头漏水,让物业来人处理。物业说:“我们没有备件,回来问更换费多少?答:“300元。” 哥哥买了备件,顺便问老板,能否帮忙更换。老板说可以更换。问费用多少?答:“100元。”哥哥愣了一下,于是问:“是否收少了?”回答说:“一会儿工夫,能收多少钱?”哥哥见来人诚实,就说:“这样吧,厨房水龙头也不好使,检查检查,看是否需要更换?”并让把厕所和厨房的水管全检查一遍。来人很认真,把家里所有的管道包括煤气管道全检查了一遍,该紧固螺栓的紧固,该紧固管子的用管钳紧固,整整忙活了三个多小时。最后哥哥问来人,一共多少钱?答:“180元。”他直接用手机付了200元。来人说:“你多付了。”硬要把多余的钱退还。哥哥赶紧拉住说:“天这么热,辛苦了一中午,不用退

葱,算是香料的一种,也可算做蔬菜。相较于茄子、豆角、西红柿类,葱和蒜一样,可谓是最卑微的“小人物”,不然,怎么会有“猪鼻子插葱——装象”之说?怎么会有“你算哪棵葱”之说?怎么会有“剥葱捣蒜,干的都是小事”之说?葱的名讳甚多。 据闻,葱古写该为“葱”,意概为中间空且通畅的草,后改为的“葱”。葱不仅名字多,种类也多。有冬葱,夏衰冬盛,茎叶皆软;有汉葱,茎硬味淡,冬即干枯;有胡葱,茎叶粗硬,根若金灯;有茗葱,生于山谷,不入药用。

葱,算是香料的一种,也可算做蔬菜。相较于茄子、豆角、西红柿类,葱和蒜一样,可谓是最卑微的“小人物”,不然,怎么会有“猪鼻子插葱——装象”之说?怎么会有“你算哪棵葱”之说?怎么会有“剥葱捣蒜,干的都是小事”之说?葱的名讳甚多。 据闻,葱古写该为“葱”,意概为中间空且通畅的草,后改为的“葱”。葱不仅名字多,种类也多。有冬葱,夏衰冬盛,茎叶皆软;有汉葱,茎硬味淡,冬即干枯;有胡葱,茎叶粗硬,根若金灯;有茗葱,生于山谷,不入药用。

葱,算是香料的一种,也可算做蔬菜。相较于茄子、豆角、西红柿类,葱和蒜一样,可谓是最卑微的“小人物”,不然,怎么会有“猪鼻子插葱——装象”之说?怎么会有“你算哪棵葱”之说?怎么会有“剥葱捣蒜,干的都是小事”之说?葱的名讳甚多。 据闻,葱古写该为“葱”,意概为中间空且通畅的草,后改为的“葱”。葱不仅名字多,种类也多。有冬葱,夏衰冬盛,茎叶皆软;有汉葱,茎硬味淡,冬即干枯;有胡葱,茎叶粗硬,根若金灯;有茗葱,生于山谷,不入药用。

葱,算是香料的一种,也可算做蔬菜。相较于茄子、豆角、西红柿类,葱和蒜一样,可谓是最卑微的“小人物”,不然,怎么会有“猪鼻子插葱——装象”之说?怎么会有“你算哪棵葱”之说?怎么会有“剥葱捣蒜,干的都是小事”之说?葱的名讳甚多。 据闻,葱古写该为“葱”,意概为中间空且通畅的草,后改为的“葱”。葱不仅名字多,种类也多。有冬葱,夏衰冬盛,茎叶皆软;有汉葱,茎硬味淡,冬即干枯;有胡葱,茎叶粗硬,根若金灯;有茗葱,生于山谷,不入药用。

葱,算是香料的一种,也可算做蔬菜。相较于茄子、豆角、西红柿类,葱和蒜一样,可谓是最卑微的“小人物”,不然,怎么会有“猪鼻子插葱——装象”之说?怎么会有“你算哪棵葱”之说?怎么会有“剥葱捣蒜,干的都是小事”之说?葱的名讳甚多。 据闻,葱古写该为“葱”,意概为中间空且通畅的草,后改为的“葱”。葱不仅名字多,种类也多。有冬葱,夏衰冬盛,茎叶皆软;有汉葱,茎硬味淡,冬即干枯;有胡葱,茎叶粗硬,根若金灯;有茗葱,生于山谷,不入药用。

葱,算是香料的一种,也可算做蔬菜。相较于茄子、豆角、西红柿类,葱和蒜一样,可谓是最卑微的“小人物”,不然,怎么会有“猪鼻子插葱——装象”之说?怎么会有“你算哪棵葱”之说?怎么会有“剥葱捣蒜,干的都是小事”之说?葱的名讳甚多。 据闻,葱古写该为“葱”,意概为中间空且通畅的草,后改为的“葱”。葱不仅名字多,种类也多。有冬葱,夏衰冬盛,茎叶皆软;有汉葱,茎硬味淡,冬即干枯;有胡葱,茎叶粗硬,根若金灯;有茗葱,生于山谷,不入药用。

表弟

王选信

“人家要180元,你咋付了200元?”哥哥笑着说:“物业上换两个水龙头,就要300元,人家给咱干了这么多活,才给了200元,相比之下,咱还赚了100元。” 表妹说到这里,又重复说:“我哥心善厚道。” 表妹的话,使我想起了火化舅舅的当天,我坐表弟单位同事的车去火葬场,路上听他同事对表弟的评价:“我老总人好,一没脾气,说话总是斯斯文文,即使事情没做好,也是善意地批评几句,或者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不说一句多余的话;二是不管哪个员工家里有困难,他都热心帮忙。我孩子考上了大学,他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给了我1000元,表示祝贺。我婆婆去世时公司正在组织货源,正是忙碌的时候,可他知道后,特批了我一周假,还代表公司登门吊唁。我在社会上干了20几年,换了七八个工作,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老总。”同事话语里满是感激。

我把表弟同事的评价转达给表妹,表妹听了,笑着说:“我哥表里如一,就是这样的人。” 表妹又给我讲了她们姊妹间的一件“秘密”:老家搬迁,两间老房子除过给了一套搬迁房外,还赔偿了几十万元。多年以前,我爸就说过:我就一个儿子,以后家产由儿子继承。可我哥把钱拿到手后,把我们几个姊妹叫到一起开了个会,说明情况后,把剩余的现金全分给了大家。姊妹们生活都能过得去,大家说:“咱爸以前说过,家产由儿子继承,我们不能要这钱。”我哥笑着说:“咱妈咱爸又不是光生了我一个,既然生了咱姊妹四个,都应当一视同仁。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再說,老人的老观念也得改了。” 在如今的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想想表弟高尚的品德,我自愧弗如。

有人敲门,表弟回来了——手里提了一大堆东西,有刚出锅的卤猪蹄、腊牛肉等。 不到10分钟,又有入敲门。妹夫手里提着一大堆水果,有新鲜荔枝,有水蜜桃,有新鲜大枣,还有果肉和几个调好的凉拌菜…… 餐桌上,弟兄们边喝酒,边叙述着情谊。 坐在一旁的姘子吃了一碗火气腾腾的馄饨,望着表弟和女婿说:“你俩把你哥招呼好,让我在床上歇会儿。” 表弟站起来,扶着老人进了卧室。 (作者单位:临潼区化肥工业研究所)

葱,算是香料的一种,也可算做蔬菜。相较于茄子、豆角、西红柿类,葱和蒜一样,可谓是最卑微的“小人物”,不然,怎么会有“猪鼻子插葱——装象”之说?怎么会有“你算哪棵葱”之说?怎么会有“剥葱捣蒜,干的都是小事”之说?葱的名讳甚多。 据闻,葱古写该为“葱”,意概为中间空且通畅的草,后改为的“葱”。葱不仅名字多,种类也多。有冬葱,夏衰冬盛,茎叶皆软;有汉葱,茎硬味淡,冬即干枯;有胡葱,茎叶粗硬,根若金灯;有茗葱,生于山谷,不入药用。

葱,算是香料的一种,也可算做蔬菜。相较于茄子、豆角、西红柿类,葱和蒜一样,可谓是最卑微的“小人物”,不然,怎么会有“猪鼻子插葱——装象”之说?怎么会有“你算哪棵葱”之说?怎么会有“剥葱捣蒜,干的都是小事”之说?葱的名讳甚多。 据闻,葱古写该为“葱”,意概为中间空且通畅的草,后改为的“葱”。葱不仅名字多,种类也多。有冬葱,夏衰冬盛,茎叶皆软;有汉葱,茎硬味淡,冬即干枯;有胡葱,茎叶粗硬,根若金灯;有茗葱,生于山谷,不入药用。

葱,算是香料的一种,也可算做蔬菜。相较于茄子、豆角、西红柿类,葱和蒜一样,可谓是最卑微的“小人物”,不然,怎么会有“猪鼻子插葱——装象”之说?怎么会有“你算哪棵葱”之说?怎么会有“剥葱捣蒜,干的都是小事”之说?葱的名讳甚多。 据闻,葱古写该为“葱”,意概为中间空且通畅的草,后改为的“葱”。葱不仅名字多,种类也多。有冬葱,夏衰冬盛,茎叶皆软;有汉葱,茎硬味淡,冬即干枯;有胡葱,茎叶粗硬,根若金灯;有茗葱,生于山谷,不入药用。

葱,算是香料的一种,也可算做蔬菜。相较于茄子、豆角、西红柿类,葱和蒜一样,可谓是最卑微的“小人物”,不然,怎么会有“猪鼻子插葱——装象”之说?怎么会有“你算哪棵葱”之说?怎么会有“剥葱捣蒜,干的都是小事”之说?葱的名讳甚多。 据闻,葱古写该为“葱”,意概为中间空且通畅的草,后改为的“葱”。葱不仅名字多,种类也多。有冬葱,夏衰冬盛,茎叶皆软;有汉葱,茎硬味淡,冬即干枯;有胡葱,茎叶粗硬,根若金灯;有茗葱,生于山谷,不入药用。

葱,算是香料的一种,也可算做蔬菜。相较于茄子、豆角、西红柿类,葱和蒜一样,可谓是最卑微的“小人物”,不然,怎么会有“猪鼻子插葱——装象”之说?怎么会有“你算哪棵葱”之说?怎么会有“剥葱捣蒜,干的都是小事”之说?葱的名讳甚多。 据闻,葱古写该为“葱”,意概为中间空且通畅的草,后改为的“葱”。葱不仅名字多,种类也多。有冬葱,夏衰冬盛,茎叶皆软;有汉葱,茎硬味淡,冬即干枯;有胡葱,茎叶粗硬,根若金灯;有茗葱,生于山谷,不入药用。

葱,算是香料的一种,也可算做蔬菜。相较于茄子、豆角、西红柿类,葱和蒜一样,可谓是最卑微的“小人物”,不然,怎么会有“猪鼻子插葱——装象”之说?怎么会有“你算哪棵葱”之说?怎么会有“剥葱捣蒜,干的都是小事”之说?葱的名讳甚多。 据闻,葱古写该为“葱”,意概为中间空且通畅的草,后改为的“葱”。葱不仅名字多,种类也多。有冬葱,夏衰冬盛,茎叶皆软;有汉葱,茎硬味淡,冬即干枯;有胡葱,茎叶粗硬,根若金灯;有茗葱,生于山谷,不入药用。

葱,算是香料的一种,也可算做蔬菜。相较于茄子、豆角、西红柿类,葱和蒜一样,可谓是最卑微的“小人物”,不然,怎么会有“猪鼻子插葱——装象”之说?怎么会有“你算哪棵葱”之说?怎么会有“剥葱捣蒜,干的都是小事”之说?葱的名讳甚多。 据闻,葱古写该为“葱”,意概为中间空且通畅的草,后改为的“葱”。葱不仅名字多,种类也多。有冬葱,夏衰冬盛,茎叶皆软;有汉葱,茎硬味淡,冬即干枯;有胡葱,茎叶粗硬,根若金灯;有茗葱,生于山谷,不入药用。

葱,算是香料的一种,也可算做蔬菜。相较于茄子、豆角、西红柿类,葱和蒜一样,可谓是最卑微的“小人物”,不然,怎么会有“猪鼻子插葱——装象”之说?怎么会有“你算哪棵葱”之说?怎么会有“剥葱捣蒜,干的都是小事”之说?葱的名讳甚多。 据闻,葱古写该为“葱”,意概为中间空且通畅的草,后改为的“葱”。葱不仅名字多,种类也多。有冬葱,夏衰冬盛,茎叶皆软;有汉葱,茎硬味淡,冬即干枯;有胡葱,茎叶粗硬,根若金灯;有茗葱,生于山谷,不入药用。

葱,算是香料的一种,也可算做蔬菜。相较于茄子、豆角、西红柿类,葱和蒜一样,可谓是最卑微的“小人物”,不然,怎么会有“猪鼻子插葱——装象”之说?怎么会有“你算哪棵葱”之说?怎么会有“剥葱捣蒜,干的都是小事”之说?葱的名讳甚多。 据闻,葱古写该为“葱”,意概为中间空且通畅的草,后改为的“葱”。葱不仅名字多,种类也多。有冬葱,夏衰冬盛,茎叶皆软;有汉葱,茎硬味淡,冬即干枯;有胡葱,茎叶粗硬,根若金灯;有茗葱,生于山谷,不入药用。

葱,算是香料的一种,也可算做蔬菜。相较于茄子、豆角、西红柿类,葱和蒜一样,可谓是最卑微的“小人物”,不然,怎么会有“猪鼻子插葱——装象”之说?怎么会有“你算哪棵葱”之说?怎么会有“剥葱捣蒜,干的都是小事”之说?葱的名讳甚多。 据闻,葱古写该为“葱”,意概为中间空且通畅的草,后改为的“葱”。葱不仅名字多,种类也多。有冬葱,夏衰冬盛,茎叶皆软;有汉葱,茎硬味淡,冬即干枯;有胡葱,茎叶粗硬,根若金灯;有茗葱,生于山谷,不入药用。